

# 国内外手语翻译研究:历史与现状

王继红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厦门 361005)

[摘要] 作者介绍了国外手语翻译研究的四个发展阶段,探讨了国外手语翻译研究如何渐渐与翻译研究融合起来,分析了我国手语翻译研究的现状,借此抛砖引玉,旨在为我国手语翻译研究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呼吁国内手语界和翻译界密切合作,共同研究和探索手语翻译,加快我国手语翻译研究和实践的发展。

[关键词] 手语翻译;发展阶段;融合

[中图分类号] H 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58(2009)02-0023-06

## 一、引言

手语(signed language)是同时通过面部表情、手形、手、胳膊/身体的方位和运动来流利地表达思想的视觉符号语言。手语翻译(signed language interpreting)是指在口语和手语之间、手语和手语之间进行互译的活动。手语是多数聋人的母语,是聋人表达思想情感、获得信息、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工具。由于聋人很难开口讲话,而且精通手语的听人很少,手语翻译员成了聋人与听人进行沟通的重要桥梁。

国外手语翻译研究约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研究内容逐渐扩大、深化、细化,研究方法日渐多样化、科学化,现在已经形成了论文、专著等形式的累累硕果。国外手语翻译研究与翻译研究从最初的相互孤立渐渐开始相互关注、互通有无。现在,国外手语翻译研究已经基本融入翻译研究,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国的手语翻译研究才刚起步,现有的研究成果还很少,而且基本上都是规约性的研究,尚处于理论研究的初级阶段。目前,我国手语翻译研究还游离在翻译研究之外。手语翻译已经于2007年1月11日被我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公布为一种新职业。我国的手语翻译职业化进程才刚开始,面临着诸多问题,如高水平的手语翻译员非常稀缺、手语翻译质量得不到保障、缺乏专业的培训机构等。

本文通过介绍国外手语翻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旨在为我国手语翻译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呼吁国内手语界和翻译界相互交流、密切合作,共同推动国内手语翻译事业的发展。

## 二、国外手语翻译研究的四个发展阶段

国外手语翻译研究约有四十多年的历史。通过文献计量分析法(a quantitative bibliometrical analysis),Grbić(2007: 15-51)首次系统地分析了三个参考文献资料库中1970年至2005年的908篇手语翻译论文。虽然这三个资料库不能涵盖该时期国外所有的手语翻译研究成果,但是它们能够大致体现出国外手语翻译研究的主题演变及趋势发展。基于Grbić的这项研究和本文作者收集的相关文献,在此介绍国外手语翻译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 1. 1964-1979年

1964年至1979年是国外手语翻译研究的起步阶段。1964年美国手语翻译注册中心(Registry of Interpreters for the Deaf, 即RID)成立之后,国外的手语翻译研究成果才开始出现(Grbić & Pöllabauer 2006: 251)。早期的手语翻译论文主要反映了手语翻译员的个人观点和实践经验。

根据Grbić(2007: 15-51)的统计,1970年代的手语翻译论文有72篇(其中71篇是英文的)主要发表在《美国聋人纪事》(The American Annals of the Deaf)、《聋人康复杂志》(The Journal of Rehabilitation of the Deaf)、《手语研究》(Sign Language Studies)等杂志和7本会议论文集里,粗略地讨论了翻译场合(17篇,占26%)(如:课堂、医疗、法庭手语翻译)、翻译质量(17篇,占26%)(如:译员能力、质量评估)和职业问题(11篇,占17%)(如:译员的工作环境)、认知问题(5篇,占7%)(如:理解、推理)、职业道德、译员角色、手语翻译研究(3篇,占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手语翻译理论建构(08CYY005);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手语翻译理论建构(2008B059)。

[收稿日期] 2008-12-09

[作者简介] 王继红(1984-),女,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研三学生,研究方向:口笔译理论与实践、跨文化交际。

语言学(1篇,占1%)等。在这些论文中,谈翻译场合和翻译质量的文章最多。关于翻译质量的论文几乎都在讨论手语翻译使用者对译语的理解(Grbić 2007: 15-51)。起步阶段的论文几乎全是用英文写成,这与美国在手语翻译研究和实践方面的领先地位密不可分。

1970年代后期出现了少量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1974至1979年有7篇关于手语翻译的博士论文(Grbić 2007: 27),可谓是开荒辟壤的大胆尝试。另外,Tweney & Hoemann(1976: 138-161)和 Ingram(1978: 109-118)分析了对手语翻译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能性,为手语翻译的系统性研究做了铺垫。

## 2 1980年代

1980年代的手语翻译论文增至175篇,其中非英语的论文占13%,该时期的论文扩展了对翻译场合(48篇,占28%)、职业问题(32篇,占19%)、质量问题(19篇,占11%)、职业道德、译员角色、语言问题(15篇,占9%)(如:语言学、语言组合、语言结构、话语分析)和认知问题(10篇,占6%)(如:翻译过程中大脑的工作机制、记忆机制)的研究,首次谈及交替传译、社会文化问题、手语翻译员的职业病、心理压力、技术问题(如:机器翻译、对语言的自动识别、图像处理系统)(Grbić 2007: 15-51)。在这十年里,翻译场合和职业问题成为最热门的两个研究主题。该时期的论文不仅首次运用语篇分析法,还开始尝试实证研究,如Cokely(1982)对手语翻译译文进行错误分析,再如Rudser(1986: 123-127)让手语译员十多年后重译同一个文本,比较前后两个译本中的语言差异。该时期出现了以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挪威语写成的手语翻译论文,这与1987年德国的学术期刊*Das Zeichen*的创立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研究手语及手语翻译有很大关系。

1980年代出现了两本手语翻译的教科书:Newman Solow的《手语翻译:基础用书》和Frishberg的《传译:导论》,极大地促进了手语翻译的教学与培训。1985年美国RD创立了学术期刊《传译杂志》(*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同时刊登手语翻译和口笔译类的论文,促使更多的手语翻译论文问世。

## 3 1990年代

1990年代的手语翻译论文高达371篇(其中非英语的论文增至29%),研究主题具体包括翻译场合(90篇,24%)、职业问题(85篇,24%)、职业道德、译员角色、社会文化因素、语言问题(36篇,10%)、质量问题(28篇,占8%)、认知问题(12篇,

占3%)(Grbić 2007: 15-51)。由此可见,翻译场合和职业问题仍是最热门的研究主题。该时期的论文开始关注聋人手语译员的职业问题、手语翻译员的身心健康、翻译服务等;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比较译入自然手语和译入地方手语的翻译质量以及交际效果;有关译员角色、社会文化因素的研究逐渐升温;关于语言学的论文讨论了话轮转换、译员对停顿的使用等。该时期还出现了跨学科研究,如Pollitt(1997: 21-26)和Grbić(1998: 612-623)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模型运用到手语翻译研究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研究手语翻译,非英语的手语翻译论文与日俱增。

另外,该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手语翻译专著和论文集,如Cokely的专论《传译的社会语言学模型》、Taylor的书《从英语译入美国手语的传译技巧》、Humphrey & Alcom的书《手语翻译入门》、Stewart等人的书《手语翻译:探索其艺术和科学》、Metzger的书《手语翻译:解构中立之谜》<sup>⑨</sup>等。1996年问世的学术期刊《聋人世界》(*Deaf Worlds*)和《聋人研究和聋人教育杂志》(*The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都登载了较多手语翻译论文。这十年来手语翻译论文和著作的急剧增加反映了手语翻译研究日渐系统化,研究成果在质量、广度、深度上都有了很大进展。

## 4 2000年至今

2000之后,手语翻译研究进入蓬勃发展阶段,手语翻译论文迅速增加,探讨教育、心理咨询、法庭、医院、宗教、媒体、社区、会议等各种场合下的手语翻译,讨论译员的健康状况、工作环境、资格鉴定、证书颁发等职业问题,通过实证研究探讨译员能力、质量评估、质量保证、错误分析、用户期望等翻译质量问题,关注不同场合下的译员角色和职业道德,通过实证研究探讨语言组合、语言结构、话语分析等语言问题,借鉴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的方法研究翻译过程中的记忆机制等认知问题,以及探索手语翻译的研究方法等等。非英语的论文日渐增多,说明许多非英语国家也投入了手语翻译研究的热潮。2003年7月23日,世界手语译员协会<sup>⑩</sup>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成立。2007年,第一本手语翻译专业学术期刊《手语翻译员》(*The Sign Language Translator & Interpreter*)在英国创刊。这两件事都极大地促进了手语翻译研究的发展。现在,手语翻译研究已经覆盖上述所有主题的方方面面,研究成果的数量乃前所未有的。

2000年之后出现了大量的跨学科研究和实证

研究成果。手语翻译研究开始广泛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 Peterson (2000: 132-152) 和 Smith (2000: 89-102) 用认知科学的理论讨论手语译员的元认知策略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Vernon & Miller (2001: 429-434) 以及 Dean & Pollard (2001: 1-14) 运用需求控制论探讨手语翻译中译员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另外,实证研究也很多,如 Shaw 等人 (2004: 69-100) 通过比较两所学校的手语翻译培训项目探讨了如何帮助学生从手语学习阶段顺利地过渡到手语翻译培训阶段从而改善教学效果, Napier 等人 (2005: 185-218)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手语译员对翻译中语言方向的偏好, G6mez 等人 (2007: 71-93) 通过实验得出: 知觉动作能力 (perceptual-motor ability) 和认知能力比人格特点更能显露出学员的手语翻译潜力。把实证研究和跨学科理论结合起来的的研究也不少,如 Napier (2007: 407-432) 借用交际社会语言学理论分析了手语翻译实况录像中手语译员和打手语者如何运用停顿、点头、目光接触等策略在翻译过程中相互配合, Napier & Baker (2004: 369-393)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手语译员的元语言意识与翻译中省略策略之间的关系。

《聋人世界》杂志 2002 年推出了题为《手语翻译: 将理论应用于实践》<sup>⑧</sup> 的一本专刊, 乃是手语翻译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学术资料。2000 年后出现了很多手语翻译方面的书籍, 如 Roy (2000) 的论文集《培训手语翻译员的新方法》专门谈如何培养高水平的手语翻译员, Napier (2002) 的书《手语翻译: 语言应对策略》主要讨论了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用来提高翻译质量的一些语言方面的策略, Janzen (2005) 的论文集《手语翻译中的话题: 理论与实践》专门探讨了美国、加拿大、爱尔兰的手语翻译研究与实践中的基本问题, Mathers (2006) 的书《法庭上的手语翻译员》首次系统地讨论了法庭手语译员的角色和作用, Napier 等人 (2006) 的书《手语翻译: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了手语翻译的过程、翻译场合、译员能力、翻译技巧、译员角色、职业问题等。

综上所述, 1964 年至今, 国外手语翻译研究不断扩展和深入, 四个发展阶段的研究重点有所变化, 研究成果日渐增多, 现在国外手语翻译研究已经非常系统化、科学化、多样化。

### 三、国外手语翻译研究与翻译研究的融合

国外手语翻译研究与翻译研究从最初的相互孤

立到现在的基本融合历经了几十年的坎坷。手语翻译研究长期以来都游离在翻译研究之外, 这与人们认为手语没有语音从而否认手语的语言地位有很大关系。1964 年至 1979 年, 手语翻译研究和翻译研究基本上是各自为战, 互不往来。虽然 Tweney & Hoemann (1976: 149) 早在 1976 年就提出: “没有任何语言学或心理学上的证据可以证明手语在功能上不如口语, 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手语翻译与口译截然不同。手语翻译研究应该建立在现有的翻译研究和理论之上。但是, 这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1977 年在威尼斯举行的 NATO 会议<sup>⑨</sup> 是手语翻译与口译相互接触的最初契机, 因为手语翻译的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口译的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以及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的专家们首次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手语翻译。在会上, Ingram (1978: 109) 明确指出: “从根本上说, 手语翻译是传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不包括手语翻译的传译描述都是不全面的。该会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可惜好景不长, 随后几年的翻译大会没有再将手语翻译纳入会议议题。

美国 RD 于 1985 年创办的学术期刊《传译杂志》专门刊登手语翻译和口笔译论文, 增进了手语翻译界和口笔译界的相互了解。1988 年, 手语翻译论文首次出现在翻译类权威刊物《巴别塔》<sup>⑩</sup> 中。但是, 从总体上说, 在 1980 年代只有少数论文发表在侧重翻译实践的会议 (如美国翻译协会<sup>⑪</sup> 的年会) 论文集里。

1990 年代, 手语翻译界与翻译界开始增加接触、加强交流、慢慢融合。该时期, 有关手语和手语翻译的论文开始出现在主流的翻译类期刊《目标》<sup>⑫</sup>、《传译》<sup>⑬</sup> 上, 手语翻译论文也开始出现在侧重理论研究的会议论文集里 (Grbić & Pöllabauer 2006: 251)。巴黎高翻学院的口译界权威学者 Danica Seleskovitch 从 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开始关注手语翻译, 并应邀在 1991 年 RD 的全国会议上发表演讲, 促进了手语翻译界和口译界的相互交流, 并于 1997 年编辑了享誉全球的翻译类权威刊物 *Meta* 的一期手语翻译专刊, 向翻译界介绍了手语翻译的认知过程、瑞典和德国的手语翻译研究和实践情况等。从 1995 年开始举办的一系列会议 (Critical Link Conferences) 将口译员、手语翻译员、研究人员聚集起来, 加强了手语翻译界和口译界的相互交流与合作。1998 年的《翻译学百科全书》<sup>⑭</sup> 把手语翻译纳入翻译学领域, 对手语和手语翻译员下了明确的定

义,分析了手语翻译和口译的异同,介绍了手语翻译职业和教育培训。Ozolins & Bridge (1999)也系统地阐述了手语翻译和口译的异同,加深了人们对两者的认识。

2000年至今,国外手语翻译已经成为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广泛借鉴翻译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越来越多的手语翻译论文出现在翻译类的学术期刊和论文集里。2000年,在一个传译研究大会(Forl iConference on Interpreting Studies)上,Kellett Bidoli(2002: 171-179)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手语翻译和口译的异同,提出手语翻译和口译的质量都取决于一些变量,如环境因素、生理和心理因素、语言特征、技术因素、时间因素等。后来,Kellett Bidoli (2001: 131-151)在口译界的权威杂志《传译员通讯》(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上详细介绍了手语和手语翻译,对手语翻译和翻译的融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Gresswell (2001: 50-62)和 Banna(2004: 100-119)则试着将翻译学中的目的论应用到手语翻译研究中,发现目的论基本适用于手语翻译研究。Obohan (2000)、Pöchhacker & Shlesinger(2002)、Brunette等人(2003)的论文集都含有手语翻译论文,体现了翻译界对手语翻译的密切关注。翻译界和手语翻译界一起探讨共同面对的一些难题,如准确地定位译员角色、寻找一些有效的翻译策略来提高翻译质量、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模型合理地解释翻译过程、优化译员培养模式等。现在,手语翻译研究已经基本融入翻译研究,双方都在关注对方最新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

#### 四、我国的手语翻译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的手语翻译研究才刚刚起步,尚处于理论研究的初始阶段,研究成果还很少。本文作者在中国知网以“题名”为检索项,以“手语翻译”为检索词只搜索到四篇学术论文:汪飞雪(2006: 33-34)指出手语翻译员应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和文化知识基础,要尽量使用中国手语并熟练掌握聋人手语,属于规约性研究;从永红(2007: 478)指出手语翻译员要具备较高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手语翻译能力,充分了解聋人文化特征、思维方式、语言特点,也是规约性研究;国华和张宁生(2007: 74-77)详细介绍了美国手语翻译的开端、资格认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教育课程的出现和发展;孟繁玲(2008: 58-59)简要地讨论了手语翻译在新闻传媒中的职业概况、社会作用、职业前景。此外,还有一些手语研究书籍也提

到了手语翻译,如赵锡安老师(1999: 130-136)在《中国手语研究》。

我国的手语翻译研究脱离于翻译研究,手语界和翻译界互不了解、很少交流。手语类的论文多发表在特殊教育类的杂志上,如《中国特殊教育》、《现代特殊教育》、《中国残疾人》。我国翻译界不太了解手语和手语翻译。国内著名的翻译期刊(如:《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尚未刊登过有关手语翻译的学术论文,国内出版的翻译理论书籍也尚未把手语翻译列入翻译学范畴。

我国的手语翻译研究现状亟待改善,以下的一些对策将有所帮助。第一,手语界可以借鉴翻译学和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如:跨文化交际理论、认知理论等),并增加实证研究,如展开问卷调查、分析手语翻译实况录像。第二,手语界和翻译界可以通过合办学术研讨会,相互交流,密切合作,一起探讨手语翻译和口笔译中的各种问题,尽早翻译纳入翻译研究,并试着将口笔译理论运用到手语翻译研究中,尽早填补我国手语翻译理论的空白。对手语翻译的研究能加深人们对口译认知过程的认识(Kellett Bidoli, 2001: 143),进而丰富现有的口笔译理论。第三,手语界和翻译界可以广泛借鉴国外的手语翻译研究和实践经验,吸取其中的精华。例如,奥地利格拉茨大学(University of Graz)的翻译学院首创了世界上第一个五年制的本硕连读翻译培训项目,在同一个项目中培养口译员和手语翻译员,要求学生既学一门手语又学一门外语,实现教学资源共享,并增加学生的就业机会(Grič 2007: 29)。我国的翻译院系也可以考虑和手语翻译培训机构联合办学,在翻译系中增设手语翻译专业,共同培养手语翻译员、口译员、笔译员,实现资源共享,促进手语翻译界师生和口笔译界师生之间的交流。

#### 五、结语

国外手语翻译研究有四十多年的历史,4个发展阶段中的研究主题有所变化,研究内容逐渐扩大、深化、细化,现已达到较高的理论水平。国外手语翻译研究最初脱离翻译研究,在与翻译研究的接触和碰撞中慢慢融入到翻译研究,现已成为翻译研究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我国的手语翻译理论研究才刚开始,尚游离在翻译研究之外,研究成果比较少而且主要是规约性的研究。我国的手语界和翻译界可以通过共同发展学术研讨会增进交流与了解,早日将手语翻译吸纳到翻译研究领域,将手语翻

译研究建立在现有的翻译理论基础之上,并共同借鉴国外的手语翻译研究与实践的成功经验,加快我国手语翻译理论研究的步伐。

#### 注释:

译自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gn\\_language](http://en.wikipedia.org/wiki/Sign_language), “signed language”和“sign language”都可译为“手语”。本文为了对比手语和口语,一律采用“signed language”。译自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pret#Sign\\_language\\_interpreting](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pret#Sign_language_interpreting), “signed language interpreting/interpretation”和“s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interpretation”都可译为“手语翻译”。本文为了对比手语翻译和口译,以及区分行为(-ing)和结果(-tion),一律采用“signed language interpreting”来指手语翻译行为。

Patrie and Mertz (1997)主编的 *The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n Interpretation* (《传译的参考文献》)、Guido H. G. Joachim, Siegmund Prillwitz and Thomas Hanke 主编的 *The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of Sign Language* (《手语的国际参考文献》)、格拉茨大学翻译学院编辑的 *LDoc* 数据库。

Newman, S. S. *S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 A Basic Resource Book*, NAD, 1981.

为了体现“sign/signed language interpreting/interpretation”(手语翻译)和“spoken language interpreting/interpretation”(口译)都属于“interpreting/interpretation”,鉴于手语翻译和口译都有交替传译(consecutive interpreting)模式,本文一律将单独出现的“interpreting/interpretation”译为“传译”。

Frishberg, N. *Interpreting: An Introduction*. Silver Spring, MD: Registry of Interpreters for the Deaf, 1986

Cokely, D. *Interpretation: A Sociolinguistic Model*. Burtonsville, MD: Linstok Press, 1992

Taylor, M. M. *Interpretation Skills: English to American Sign Language*. Edmonton, Alberta: Interpreting Consolidated, 1993.

Humphrey, J. H. & Alcom, B. J. *So You Want to be an Interpreter: An Introduction to S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 Amarillo, TX: H & H Publishers, 1995.

Stewart, D. A., Schein, J. D. & Cartwright, B. E. *S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 Exploring its Art and Scienc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8.

- ⑪ Metzger, M. *S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 De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Neutrality*. Washington, DC: Gallaudet University Press, 1999.

- ⑫ The World Association of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WASLI)

- ⑬ S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 Putt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Deaf Worlds*, special edition, 2002, 18(2).

- ⑭ *The NATO Conference on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 ⑮ Woll, B. Report on a Survey of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 Training and Provision within the Member N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Babel*, 1988, 34(4): 193-210.

- ⑯ The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ATA)

- ⑰ Isham, W. P. On The Relevance of Signed Languages to Research in Interpretation, *Target*, 1995, 7(1): 135-150.

- ⑱ Steiner, B. Signs from the void: The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of Sign Language on Television, *Interpreting*, 1998, 3(2): 99-146.

- ⑲ Baker, M.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参考文献:

- [1] Banna, K. Auslan interpreting: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ranslation theory? [J]. *Deaf Worlds*, 2004, 20(2): 100-119.

- [2] Brunette, L., Bastin, G., Henlin, I. & Clarke, H. *The Critical Link 3: Interpreters in the Community: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preting in Legal,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 Settings, Montréal, Quebec, Canada 22-26 May 2001*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 [3] Cokely, D. The interpreted medical interview: It loses something in the translation [J]. *The Reflector*, 1982, (3): 5-10.

- [4] Dean, R. K. & Pollard, R. Q. Application of demand-control theory to s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 Implications for stress and interpreter training [J].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2001, 6(1): 1-14.

- [5] Gámez, M. J. L. & Molina, T. B. Predicting proficiency in signed language interpreting: A preliminary study [J]. *Interpreting*, 2007, 9(1): 71-93.

- [6] Grbić, N. Professionalisierung Ein Soziologisches Modell und ein Beispiel aus der Praxis des Gebärdensprachdolmetschens in Österreich [J], *Das Zeichen*, 1998, 12(46): 612-623.

- [7] Grbić, N.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A bibliometrical analysis of writings and research on s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 [J]. *The Sign Language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2007, 1(1): 15-51.

- [8] Grbić, N. & Pöllabauer, S. Community interpreting: Signed or spoken? Types, modes and methods [J]. *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2006, (5): 247-261.

- [9] Gresswell, E. How applicable to BSL are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J]. *Deaf Worlds*, 2001, 17

(2): 50-62

- [10] Ingram, R. M. Sign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theories of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 In D. Gerver and H. Wallace Sinaiko (Eds),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 New York and London: Plenum Press, 1978. 109-118
- [11] Janzen, T. *Topics in Signed Language Interpr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 [12] Kellett Bidoli, C. J. Sign language: A newcomer to the interpreting forum [J].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2001, (11): 131-151.
- [13] Kellett Bidoli, C. J. Spoken-language and signed-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re they really so different? [A]. In G. Giuliana and M. Viezzi (Eds), *Interpreting in the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st Forlì Conference on Interpreting Studies, 9-11 November 2000* [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2. 171-179.
- [14] Mathers, C. M.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in Court: Understanding Best Practices* [M]. Bloomington: AuthorHouse, 2006
- [15] Napier, J. *S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 Linguistic Coping Strategies* [M]. Coleford, England: Douglas Maclean, 2002
- [16] Napier, J. Cooperation in interpreter-mediated monologic talk [J].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2007, 1(4): 407-432
- [17] Napier, J. & Baker, R. S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and the production of interpreting omissions [J]. *Sign Language Studies*, 2004, 4(4): 369-393.
- [18] Napier, J., McKee, R. & Goswell, D. *S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M]. Sydney: Federation Press, 2006
- [19] Napier, J., Rohan, M. & Slatyer, H. Perceptions of bilingual competence and preferred language direction in Auslan-English interpreters [J].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05, 2(2): 185-218
- [20] Obhan, M. *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C]. Manchester & Northampton: St Jerome, 2000
- [21] Ozolins, U. & Bridge, M. *S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 in Australia* [M]. Melbourne: Language Australia, 1999.
- [22] Peterson, R. Metacognition and recall protocols in the interpreting classroom [A]. In C. B. Roy (Eds), *Innovative Practices for Teaching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C]. Washington D. C.: Gallaudet University Press, 2000. 132-152
- [23] Pöschhacker, F. & Shlesinger, M. *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C].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24] Pollitt, K. The state we're in: Some thoughts on professionalisation, professionalism and practice among the UK's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J]. *Deaf Worlds*, 1997, 13(3): 21-26
- [25] Roy, C. B. *Innovative Practices for Teaching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C], Washington, DC: Gallaudet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6] Rudser, S. F. Linguistic analysis of historical change in interpreting: 1973-1985 [A]. In M. McIntire (Eds), *Interpreting: The Art of Cross Cultural Medi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Registry of Interpreters for the Deaf, July 4-8, 1985* [C]. Silver Spring, MD: RID, 1986. 123-127.
- [27] Shaw, S., Grbić, N. & Franklin, K. Applying language skills to interpretation: Student perspectives from signed and spoken language programs [J]. *Interpreting*, 2004, 6(1): 69-100.
- [28] Smith, M. Enhancing self-regulation in ASL/English interpreting: Promoting excellence in interpreter education [A]. In *CIT at 21: Celebrating Excellence, Celebrating Partnership: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eenth 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Interpreter Trainers* [C]. Silver Spring, MD: RID Publications, 2000. 89-102
- [29] Tweney, R. D. & Hoemann, H. Translation and sign languages [A]. In R. W. Brislin (Eds), *Translation: 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 [C]. New York: Gardner Press, 1976. 138-161.
- [30] Vemon, M. & Miller, K. Interpreting in mental health settings: Issues and concerns [J]. *American Annals of the Deaf*, 2001, 146(5): 429-434.
- [31] 从永红. 论聋人高等艺术教育中手语翻译的职责 [J]. 科技信息, 2007, (27): 478
- [32] 国华, 张宁生. 美国手语翻译的历史和职业化 [J]. 中州大学学报, 2007, 24(2): 74-77.
- [33] 孟繁玲. 手语翻译的职业概况及社会作用 [J]. 新闻大学, 2008, (9): 58-59.
- [34] 汪飞雪. 谈手语翻译应具备的技能 [J]. 辽宁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5): 33-35.
- [35] 赵锡安. 中国手语研究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